

红色教育 初心难忘

——再观陕西延安中学校史馆漫谈

□郭博



印象中,校史馆就如丰碑一般,静静地矗立在校园的西北角。因为工作缘故,我曾多次进馆参观。近日工作繁琐,忙里偷闲中校园漫步,不知不觉走到了校史馆门口,想来难得闲暇,不如再进去看看。

刚进史馆,最引人注目的依然是首任校长蔡子伟先生高大雄伟的塑像,我不免想起先生在革命最艰难困苦 的1927年8月,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勇气与信念……1938年夏,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沦陷区不断扩大,各地有志青年纷纷来到延安寻求抗日救国之道,建立一所以“抗战建国”为目标的学校迫在眉睫。在这种情况下,先生积极响应边区政府的号召,筹建并担任陕甘宁边区中学首任校长,半座破庙,一口铁锅。先生一面修补校舍,购置设备,一面进行招生。

学校对学生不设门槛,随到随学,根据文化程度编入不同的班级。当时的学生有边区青年、烈士子弟,有经过长征洗礼的“红小鬼”,还有当地的中下贫农……没有教室宿舍,学生自己动手挖窑洞;没有桌椅,取来木板代替;没有课本,教员自己编写。开学时,共有教员11人,学生227人(《陕西延安中学校志》2008年版,P75)。

尽管条件艰苦,先生在开学典礼上依然信心百倍地讲道:“要把边区中学办成真正国防教育的模范。”在抗战期间,边区中学的命运和祖国人民紧紧相连,校址随着抗战的需要多次迁移,教员、学生也根据抗战的需要,随时随地都可能变成战斗员、医护人员。在这个过程中,也发生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

顺着史馆的方向,《周恩来、邓颖超看望陶行知先生》的照片吸引了我。1946年,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病逝。在这期间,周恩来、邓颖超前往探望。同年7月25日,先生病逝。边区政府为了纪念陶先生对中国教育的卓越贡献,将“边区中

学”改名“行知中学”。1947年3月,胡宗南进攻延安,“行知中学”的师生随着毛主席转战大陕北。听到蟠龙镇大捷的喜讯时,全校师生在安塞县真武洞的山坡上参与了周恩来同志亲自主持的庆祝典礼暨“五四”纪念大会。在这期间,毛主席还给任弼时的女儿、行知中学的学生任志远题词“光明在前”,这既是对“行知中学”师生的鼓舞,也是对中国革命前景和国家命运的美好憧憬。

穿越战火纷飞的岁月,我终于来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展厅。全新的面貌,全新的任务:“行知中学”完成了它为革命培养干部的使命,转化为普通中学——为高等教育培育优秀人才。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文件,1951年初,“行知中学”正式更名为“陕西延安中学”。此后,学校管理逐渐成熟,实行公开聘任校长制,马润之先生任校长。随后,校务委员会、党委会、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会、共青团、妇委会等一系列教职工团体陆续成立,思想政治工作、教学工作、后勤工作、保卫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虽然十年“浩劫”让全国人民历经磨难,但是陕西延安中学一直在黑暗中探索,在曲折中前进,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社会主义建设者。有在行政岗位上为人民服务的前国务院总理李鹏同志,有为国家战略发展隐姓埋名的“中国核潜艇之父”彭士禄,也有在我国高等学府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任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的傅绥燕,更有在国家高科技领域默默奉献的“长征五号”系列运载火箭总设计师李东……与此同时,陕西延安中学也得到了一届又一届国家、省、市级领导的关心和肯定。有1947年毛泽东主席“光明在前”的美好愿景,有1950年周恩来总理“艰苦奋斗,努力学习”的殷切希望,也有1998年江泽民总书记“发扬革命传统,办好延安中学”的

细致叮咛,更有2008年延安市委副书记冯继红“继承优良传统,创建示范中学”的再三嘱托(《陕西延安中学校志》2008年版,扉页内容)。

继续缓步向前,历史画卷不断在我眼前展开,而且卷面越来越美,越来越清晰。我看到了我们近几届校级领导的亲切面容和拳拳之心,更看到了延安中学历届优秀校友的卓越成就……时光无痕,记忆有印,我再次来到了校史馆门口,习近平总书记于2022年10月26日进校参观嘱托的历史画面扑面而来。总书记的亲切嘱托回荡耳畔:“坚持用延安精神教书育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弘扬革命传统,培育时代新人。”

“聆听”完总书记的嘱托,漫步史海,一抬头,映入眼帘的依然是首任校长蔡子伟先生伟岸的塑像,先生的教育初衷重温心田——“要把边区中学办成真正国防教育的模范”。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延安中学在战火的洗礼中完成了它“国防教育”的使命,但是峰回路转,九曲绕弯,延安中学的红色基因血脉相连,抽刀难断。突然间,我顿悟了,多日来的困惑一扫而空,听从党中央毛主席、周恩来的号召——“努力学习,艰苦奋斗”,听从习近平总书记的细致叮咛,坚持用延安精神武装自身,坚持用延安精神教书育人,深刻领悟“培养什么人”“为谁培养人”“怎样培养人”的问题,让延安这块儿革命的圣地,开出绚丽的花朵,让老一辈革命家、教育家的教育初心,薪火相传,历久弥新。

春雨初霁,天朗气清,踏春游玩,与一树泡桐花撞了满怀。这花正肆意绽放于枝头,与一旁姹紫嫣红的牡丹相比,竟也自有一番风流。

仰头伫立在这泡桐树下,仔细端详。这泡桐树颇长挺拔,枝丫直直伸向空中,喇叭状的花朵,一簇簇、一串串,密密匝匝挤满枝头,氤氲出一树紫霞。微风拂过,风铃般在空中摇曳生姿,缕缕清香,缥缈入鼻。那一树繁花,虽不明艳,却也有一种无言的气势。

我是熟悉泡桐花的。儿时,我们门前屋后,田间地头,都会栽上几棵泡桐。父亲说,泡桐树生命力强,不分土地好赖,不畏酷热严寒,也不用多加照料,四五年就可以成材。

旖旎春光中,一树树泡桐花竞相开放,蜂蝶飞舞,是小城最美的时节。母亲拿来竹篮和一根长竹竿,竹竿顶端绑一把镰刀,仰头举手,仔细地对准花枝,“噗”一声,一簇桐花应声而落。我跑过去,一串一串捡起来放进竹篮里,趁空隙偷偷摘一朵,拔掉花萼,露出白嫩的小管子,用舌尖舔舔花蜜,蜜一般香甜。

很快,竹篮里满是花朵。母亲坐在树下,一手拿着花枝,一手轻轻把花瓣从花蒂处抽出,一朵朵白便落于篮中。进厨房,把桐花清洗干净,放在沸腾的水中,等颜色微变,母亲利索地捞出,再放冷水浸泡,搦出水分,放于案板上,刀与板的碰撞间桐花成了馅。或炒鸡蛋,或蒸包子,或洗净后加面粉拌匀做成煎饼。不论如何做,不等出锅,那香味就已引得人垂涎三尺。

杨柳风阴晴不定,一夜疾风骤雨,桐花纷纷落下,成堆成团,满地紫与白。我和伙伴在树下,或踩花朵,发出“噗噗”的声音;或把小钟般的花萼用

一路桐花
灼灼开

□李娟

绳子穿起来,做成项链;或捻拾一地花瓣,用小木棍刨一个小土坑,将花瓣埋于土中……玩得不亦乐乎。

读书以后,竟迷恋于文人墨客笔下的桐花。《诗经》云:“凤凰鸣矣,于彼高岗。梧桐生矣,于彼朝阳。”将桐花的大气和仙意描绘得淋漓尽致。“拆桐花烂漫,乍疏雨、洗清明。”柳永笔下的桐花新奇生动,绚丽烂漫,是疏雨如洗,清明清新,一派春日璀璨。桐花无语,自有旁人称颂。

工作后的第二年,我去兰考参观学习,见到了“焦桐”和“焦林”。这泡桐不仅遮风挡沙,还能制琴做筝。树犹人也,在兰考,泡桐真正是“一棵树,一个产业,一种精神”。

这灼灼春日,又见桐花开。那曾经甜在心头的桐花馥,心心念念过的桐花诗,以及暗暗藏于心的桐花精神,无一不让我对它情有独钟,像它一样用热烈和欢快去迎接生命赐予的种种!

采茶曲 周文静 摄影



满园芬芳

□邱凤姣

一夜春雨,洗净雾霾和尘埃,大地清朗,流水潺潺。坐落在半山坡的校园,雨后的各种常绿树木更显苍翠。七棵红叶李粉花褪尽,嫩红新叶和深红花萼像细碎焰火,在绿草地上空摇曳。五棵碧桃繁花累累,垂挂的串串水珠如钻石般发出光芒。

被满园的八哥和喜鹊叫醒,老郭照例一早来操场转悠。水洼里的水流向暗沟,草地上汪一汪浅水,小湖泊似的闪着光。空气中飞散着零星雨沫儿,扑在脸上沁凉沁凉。老郭甩着双臂,哼着小曲儿,在校园小树林里踩来踩去。

他取下老花镜,仰着脸查看每一棵树。一丛绽放嫩芽的石榴,眼见着高过了他雪白的头顶。一排高大的樟树,青叶像打过蜡。一长溜儿玉兰树,吐着浅青色新芽……一棵棵树看过去,每一棵树都在分分秒秒地变化着,老郭甚至看到嫩芽如鸡雏的小嘴啄着天空。

老郭走着走着,上学时间到了。来自各村的孩子换上了轻薄的春装,陆续走进校园。不一会儿,老郭的身后便跟成了一个队伍。这样的队伍已经很多个年头了。这些跟着的小兵,都是一二年级的小不点儿。他们或穿粉红纱裙,或穿果绿套装,和老郭一个节奏地甩着小手。为了跟上老郭,他们的小腿迈得飞快。

不知有多少鸟儿在他们头顶唱着歌。这些孩子一边走一边问:“郭爷爷,咕咕咕的是什么鸟?”“郭爷爷,唧唧咕咕的是什么鸟?”孩子们就这么认识了不少鸟儿:翅膀上开白花的八哥,浑身乌黑调皮的乌鸫,脖子上围着珍珠的斑鸠,腹部白白的喜鹊……

记得有一次,他们走着走着,就有五只不同颜色的鸟儿落在草地上,蹦跳着找食。老郭停住脚步,孩子们也停下,大气不出地看着。老郭用只有孩子们才听得见的声音说:这是鸽子,村里谁家养的,飞到学校里来读书了。一个淘气的男生“嚯”的一声,鸽子扑棱棱飞起来,落到墙头上,对着这帮红脸蛋的娃娃“咕咕”叫。自此,全校的孩子常看到五只漂亮的鸽子来小树林的草地上踱步。

这队小兵,不仅认识了很多鸟儿,还记住了多种花木的名字:红端木、山茶花、含笑花、石榴花、红叶石楠……三月份,校园草地上开满了蒲公英,小兵们很想采几朵玩一玩,又怕老郭瞪眼睛。直到花儿开得特别密的那一天,老郭带他们编花环,把几个小姑娘打扮成花仙子。那个晴好的春日,校园里的笑声被风吹着,从半山腰飘到了山下的小镇。

老郭走了一圈又一圈,觉得有点累,便在银杏树下停下来。

他仰起头,后脑勺几乎要碰到后背。他仔细搜寻着银杏树伸向半空的每一根枝条,略带弧度的灰白色枝干上,爆出一个个纺锤形的小疙瘩,却找不见一星儿绿色的影子。

老郭有点着急。这棵银杏树可是校园里仅有的一棵,是老郭眼中美到极致的一棵树。从前老郭常去城里办事,看到几条街道都种了高高大大的银杏树。秋天里,种着银杏树的街道金灿灿的,一树一树亮黄的叶子,像学校美术老师画出来的画。老郭便一直想在校园里种上一片银杏树。

十年前的初春,大卡车运来一车树苗,随车跟来的园艺工人将树苗分散在各处。那时,老郭还是一名数学老师,两鬓染着零星霜花,也没有戴老花镜。老郭从树苗里翻出了七棵红叶李,一棵小银杏树。他亲手将七棵李树在北墙下栽成“北斗七星”,然后握着银杏树苗直发呆。他摩挲着光秃秃的树干,疑惑地问园艺工人:“怎么只有一棵银杏树?怎么只有一棵银杏树?”

老郭将银杏树种在教学楼旁的一小片空地上。呼吸着山上清新的空气,银杏树攒着劲伸枝展叶。第三年春天,颇长秀美的银杏树叶长到了一楼那么高,扇形绿叶在山风里鼓着小手。这一年,新建的食堂投入使用,教室里装多了多媒体设备。这一年,老郭在购买食堂炊具的途中遇到车祸,大脑受伤,从此离开讲台。



小小说

彩虹

□王宇

狂风裹挟着黄沙劈头盖脸地甩在禹的脸上。禹睁不开眼,喉咙里滚出一串从未听过的声音。他顾不了身边的琳,本能地弓着身子,背向风。风刚走,雨来了,如瓢泼。禹心里慌乱,刺猬般缩在沙滩上。

转眼之间,暴风雨过去了。禹从沙滩上爬起来,只见琳的头上裹着衣服,从容地站着。琳看禹,满头满脸,都是黄沙和雨水;禹看琳,被衣服包裹的脑袋,干干净净,甚至没有一滴雨水。禹好像冷,浑身抖。琳说:“跑几步,暖暖身体。”禹摇头,一副力不从心的样子。

“彩虹,彩虹。”琳兴奋地喊叫起来。是的,十步之外就是一道彩虹。琳喜欢彩虹,喜欢画彩虹。禹知道琳喜欢彩虹,但凡找到有关彩虹的图片,都会第一时间送给琳。每次送图片时,禹的脸红红的。

禹和琳是高二同学。禹是学习委员,学习冒尖;琳是文艺委员,成绩紧随禹。琳喜欢蓝色,穿天蓝色长裙、天蓝色凉鞋,甚至发卡都是天蓝色的。不知从哪天开始,禹就想多看一眼琳。以至于他只要看见天蓝色的东西就会想起琳,想起那张阳光含

笑的脸。禹常做梦,梦里是海滩,蓝汪汪一片。他找不到身着天蓝色长裙的琳,就拼命喊。宿舍同学都听见禹喊琳,就笑,就追问。再说:“我妹妹叫琳,就喊,习惯了。”同学们半信半疑,但这件事变成了一个话题,不时就会被同学们翻出来晒晒。

琳也知道禹在看她,可她不看禹,她知道禹在想什么。学习与班务工作需要和禹沟通,琳落落大方。禹憋不住了,拿着彩虹图片送给琳,怯怯地说:“听说影院周末上演好莱坞大片,有兴趣吗?”琳端详着图片,说:“这道彩虹,没有根儿,浮在树上,会栽跟头的。”禹以为琳没听懂,轻咳一声,想继续说,琳把食指竖在嘴巴上。禹红着脸,知趣离开。一扇打开的窗,再想关严实,已是不太可能了。禹常想天蓝色,分了心,期末考试,琳排在禹前面。

离校那天,禹低着头,丢了魂似的,漫不经心地走。琳来了,一脸笑。“明天去响沙湾,有兴趣吗?”琳还是一身天蓝色,看禹。禹红着脸,鸡啄米似的点点头。

暑假第一天,天气甚好。禹和琳都穿运动装,商量好似的。只不过禹只穿T恤,琳的胳膊上还搭着一件外套。禹问琳:“需要准备啥东西吗?”琳说:“从城里到响沙湾,五公里,徒步,啥东西都不带,体验荒野求生。”禹笑了,啥都没说,心想,大显身手的好机会终于到了。

五公里路用脚量也不算短。起初禹在前,不时转过身等琳。琳走得不紧不慢。路程过半,禹在琳身后,头上有冒不完的汗水。到响沙湾,禹瘫坐在沙滩

上,脚上起了水泡,不说疼也不给琳看。琳像有使不完的劲儿,绕响沙湾的海子兜了一圈。

火辣辣的太阳挂在头顶,他俩肚子饿了。琳说:“钓鱼,烤着吃。”禹摊摊手,“拿什么钓?”琳说:“你是男子汉,你想想办法。”禹一脸苦笑。琳折沙柳枝去皮,枝作钓鱼竿,皮作鱼线,拆下发卡上的钢针作鱼钩。至于诱饵,沙滩上到处是爬来爬去的昆虫,随手可取。禹瞪大眼睛,插不上手,心里不是滋味。

海水里的鱼多,琳轻松得手。烤鱼得有火。琳说:“你是男子汉,你想想办法。”禹说:“我回城买。”琳笑了,一脚的水泡,怎么走?”琳环顾响沙湾,看见沙柳丛中啤酒瓶。她砸瓶取底儿,迎着太阳,聚光,照在沙柳柔软的枯叶上。没多久,枯叶冒烟,琳俯身吹,烟变成火。禹看着跳跃的火苗,感觉心里的那团火已经烧到了尽头。他的脑袋像撞了树桩,沉沉的,心里挺不是滋味。

烤鱼的香味弥散在沙滩上,琳吃得津津有味,禹吃得如鲠在喉。禹觉得琳像一面镜子,照出他的单纯与单薄。他明白,自己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即使脚上起了水泡,也得继续走,走向成熟,或许才能走进那片天蓝色的世界。

禹抬头看天,一团乌云。转眼间,风来了,云就变成雨,禹变成落汤鸡。琳从兜里掏出纸巾,递给禹。禹没擦脸,也没脸擦。禹抬头看琳,琳在看彩虹,最后,禹和琳的目光相遇在彩虹上。琳说:“我喜欢彩虹,不只是那绚丽的色彩,更喜欢它丰富的内涵。”